

第八十九章 燕王要名分

密室中一片靜寂。

「那之後呢？」許久，衛夫人輕聲問道。

燕王凝視著那堆火，嘴角輕勾，「後來我就這麼生了堆火，妳在火堆旁躺著歇息，我獵了隻野羊烤給妳吃。那時妳很乖巧，安安靜靜躺著不動，我若看妳，妳便衝我微笑，笑得好看極了。我放下所有的軍務和政事不理，陪了妳好幾天，妳身體慢慢康復，咱倆便……」

他笑了笑，不再往下說，不過接下來的意思誰會不明白呢？

陸晟不快，「父王，您為什麼不把她娶回家？」

他對燕王不滿的地方就在這裡，前世他要娶雲傾，燕王就是不同意。

「明媒正娶？明媒正娶有什麼好的，你喜歡她，多寵她些不就行了。在王府之中，你就是把她寵到天上外人也管不著。」

這世燕王好多了，答應婚事還算痛快，可聽聽他方才的語氣，把他母親當什麼人了？隨隨便便就和她在一起，從沒想過要把她娶回家嗎？

燕王臉一紅，正要發怒，衛夫人忽然道：「從前的事我確實想不起來了。不過，如果我真的是那位被王爺從雪堆裡扒出來的姑娘，身體康復之後，我也會像她那麼做的。」

陸晟揚眉，有些惱怒，一個不想正式迎娶，一個不想正式出嫁，就這麼著把兒子生出來，有沒有替兒子想想？

衛夫人溫柔地看著陸晟，眼神中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哀傷和憂鬱，「你若知道我的身分，便會明白我了。如果那真的是我，一定想留下後嗣，不讓我衛氏一脈從此斷絕。孩子，我姓衛，你明白嗎？」

電光石火間，陸晟和燕王同時明白了她的身分，一時間卻又有些不敢相信。

衛夫人道：「你們還想不到嗎？整個衛氏家族當時就剩下我一個人了，我如果僥倖活了下來，誕育子嗣、延續血脈自然是第一要務。」

現在的王朝國號為夏，皇帝姓趙，趙家人的江山是從前朝皇帝手裡搶過來的，前朝皇帝姓衛。太祖皇帝得了江山之後本來是要將衛氏皇族全部誅殺的，但他早年間曾受過昌平公主的救命之恩，他寬赦了昌平公主。

太祖皇帝在慶功宴上宣佈這道旨意，當時群臣稱賀，歌功頌德，諛詞不絕於耳，太祖皇帝飄飄然，命人把昌平公主帶上來，除了赦免她之外，還讓她在她的丈夫、兒子、兄弟之中任擇一人陪伴她的餘生，但是其餘的兩人必須死，而且昌平公主要親眼觀看行刑。

昌平公主和她的駙馬恩愛逾恆，兒子八歲，是個伶俐可愛的男孩子，兄弟最小，只有兩歲，如果不是乳母拚命相救，早就死在亂兵刀下了。

當時舊朝臣子歸降新朝的人很多，看著以仁厚著稱的昌平公主被迫要在丈夫、兒子、兄弟之中挑選一人，然後眼睜睜看著其餘兩人死掉，都不禁替她難過。

哪個不是親人呢，這讓她如何選擇？

有人猜她會選丈夫，因為她和駙馬太恩愛了；有人猜她會選兒子，因為兒子是她親生的。唯獨沒人猜她會選兄弟，但她選的就是兄弟。

「丈夫可以再嫁，兒子可以再生，兄弟不復得。」昌平公主神色漠然、神情空洞，彷彿在說著和她不相干的事情。

太祖皇帝吃了一驚，但話已經說出口，覆水難收，只好放了衛氏皇族最後一名皇子和昌平公主。

太祖皇帝大概很不滿意昌平公主的這個選擇，雖然放了姊弟二人，卻堅持要昌平公主親眼觀看行刑，親眼看著她的駙馬和兒子死。

昌平公主的駙馬很有骨氣，和她含笑道別，互道珍重；兒子還小，哭聲震天，昌平公主的心碎成了一片一片。

她看著丈夫和兒子死去，一滴眼淚也沒留。

之後，她帶上小兄弟回了原籍，親手將小兄弟撫養長大。

這是衛夫人祖輩的故事，發生在一百多年前，但直到現在，燕王和陸晟回想起來，還是覺得驚心動魄，殘忍至極。

衛夫人比燕王和陸晟淡定多了，「你們可知道，昌平公主為什麼會做出那樣的選擇？」

燕王呆了呆，試探的說道：「因為……呃，兄弟是衛氏皇子，昌平公主想讓衛家的血脈傳下去？」

陸晟黯然搖頭，「我不知道。」

那樣的選擇太殘忍了，怎樣選都很傷人，無論昌平公主怎麼選，別人都不能說她不對。

一次救命之恩換來這樣兩難的處境，或許那時昌平公主最後悔的是，當初為什麼救了那個人吧？如果她不救他，江山不會易主，她也落不到那樣的境地。

「就知道你們猜不出來。」衛夫人款款站起身，「我倦了，送我回去吧。」

燕王一躍而起，「想走？沒那麼容易，今天不把話說清楚，我絕不放妳走。」

衛夫人靜靜看著他。

燕王訕訕的，「別這樣，妳拋夫棄子我都不跟妳計較了，妳就不能對我和兒子好點嗎？」

「即便王爺說的全是真的，我也只是棄子，談不上拋夫。」衛夫人言詞委婉，「你我從未成婚，所以你不是我丈夫，明白嗎？」

燕王憤怒至極，也委屈至極，「兒子都生下來了，我在妳這兒連個名分也沒有……」

「我們衛家的人就是這樣，還請王爺多包涵。」衛夫人客氣的道。

陸晟眼看燕王要著急，連忙擋在他們兩人中間，「我方才在醉仙樓陪我岳父喝酒來著，阿稚她們想要請山長一起飲酒慶賀，我命人去了桂園，這才知道衛夫人不見了。現在我已離席多時，岳父肯定四處找我，阿稚更是不知急成什麼樣子了呢。」

燕王拍大腿，「讓阿稚著急可不好！」

衛夫人趁機道：「還不快送我出去？去醉仙樓，別讓阿稚等的心焦。」

燕王還有些猶豫。

陸晟低聲道：「有些事急不得，得慢慢來。有我在，您擔心什麼？」

燕王精神一振，信心百倍，「對，有你在，老子還擔心什麼。有孩子在，還怕勾不回孩子的娘？」

陸晟無語，這高興得也太早了吧？如果衛夫人承認他是她的兒子，那父王還是很有希望的，畢竟母親對兒子總會有憐惜和疼愛，愛屋及烏，也不會對父王太差。可是，衛夫人現在什麼

也沒想起來，什麼也沒承認啊。

燕王任由陸晟陪著衛夫人向外走，不再阻攔。

陸晟和衛夫人已經快要出門，燕王想起一件要緊事，飛身過去把陸晟拉回來，「小四，你怎麼進來的？」

不應該啊，這裡有重兵把守，不可能把小四放進來。

陸晟淡定地道：「您忘了嗎？我小的時候過生日，您喝多了酒，那天晚上和我一起睡的，說有好東西要送給我，讓我看了清墨堂的資料和王府暗道圖。」

聽陸晟說的跟真的一樣，燕王卻半信半疑，「是這樣嗎？」

「您這樣便是救了我的命。」陸晟道：「若不是知道清墨堂的資料，當年我在京城如何能指揮您的那些殺手？沒有他們，我可能早就沒命了。」

燕王神色怔忡，「說的也是。」

陸晟當年在京城遇刺那件事，燕王至今想來還是心驚，傷得那麼重，下手的人是存心要陸晟的命啊。

衛夫人回頭，似笑非笑的，似有不滿，「你們父子倆有話什麼時候不能說，就不怕酒席已經散了？」

燕王連忙推了推陸晟，「你快過去吧。」

陸晟雖然滿腹心事，此時也不禁微笑，「是，這便過去。」

他現在還不能肯定衛夫人和他到底有沒有關係，不過看到燕王對衛夫人這般緊張在意，不知怎麼地，心裡隱隱約約覺得很舒服。

陸晟陪衛夫人出了王府，一邊交代人到桂園給阿盤等人送個信，一邊陪衛夫人上了馬車。

陸晟在衛夫人對面坐下，衛夫人微感尷尬，略帶歉意的輕聲說道：「對不住，那幾年的事我真的想不起來了。」

「無妨。」陸晟正襟危坐，沉靜端莊，「我爹雖然粗暴，但他對我還不錯。」

「這是能看出來的。」衛夫人神色溫柔了，「他對阿稚那麼好，一定是因為你的緣故。」

兩人一路說著家常，到了醉仙樓前，陸晟扶衛夫人下車，兩人手掌相交，相視一笑，雖然尷尬不適之感依舊存在，卻覺得彷彿親近了不少。

燕王策馬奔馳而來，看到這一幕，眼眶忽然濕濕的。老子容易嗎？兒子養到二十歲了，兒媳婦都聘好了，才能和她重會！

衛夫人只當做沒看見燕王，「四公子，勞煩你扶我進去。」

陸晟躬身，「小子應該效勞。」扶起衛夫人，也當做沒看到燕王一樣，徑直向裡走。

「陸晟你這個臭小子！」燕王被氣得夠嗆。

他心裡罵著陸晟，跟在後面也進去了。

衛夫人進的是中間那個雅間，燕王不好進去，在門外側耳聽了聽，只聽到雲傾等人又是笑又是抱怨，「山長，您怎麼現在才來啊，我們都等得急死了。」

衛夫人笑道：「我很早就打算出來了，不巧遇到一個癡漢歪纏，所以晚了。」

「山長來得太晚了，罰酒罰酒。」小姑娘們起鬨。

她們也都有些酒意了，性子變得比平時更活潑，笑聲都和平時不一樣了。

燕王在外聽著，又是咬牙又是恨，心道：我是癡漢、我歪纏，妳把我看成什麼人了？要不是今天是兒媳婦結業禮，不能讓孩子擔心著急，妳看我會不會放妳出來！妳給我等著，我跟妳沒完！

燕王這咬牙切齒的模樣有些可怕，外面守門的侍衛看在眼裡，心驚膽戰。

「親家。」雲潛搖搖擺擺向燕王招手，「阿晟怎地忽然不見了？你看到他沒有？」

燕王大踏步過去，笑道：「對不住、對不住，是我臨時有急事讓人把他叫過去，擾了親家的雅興了。來來來，親家，我敬酒三杯，向你賠罪。」

雲潛笑容可掬，「哪裡，哪裡，一家人何必客氣。阿晟只管辦正經事，自家人喝酒，哪天不行？」

燕王進去和雲潛等人一起喝酒，他刻意坐到最靠右的位子，和中間那個雅間緊挨著。

陸晟坐在他身邊，見他時不時背靠著牆，似乎在側耳傾聽，心中不禁暗笑，您也用不著這樣吧？人都到中年了，還跟個毛頭小夥子似的。

眾人酒都喝得差不多了，又暢飲幾杯，也就該散了，好在住得都不算遠，三三兩兩搭伴徐徐歸家，路上也不寂寞。

韓厚樸、何方洲和雲潛高談闊論，難捨難分，三人索性一起到石橋大街去了，今晚要聯床夜話。陸晟命侍衛分別送雲、何、韓三家人回去，他自己卻和雲傾一起陪著衛夫人上車，送衛夫人回桂園。

「山長，我今天可高興了，嘻嘻。」雲傾挽著衛夫人的胳膊，開心得快要飄起來了。

今天真是快樂的一天啊，和學生時代告別，以後就是大姑娘了，要獨當一面了。

衛夫人輕撫她的頭髮，柔聲道：「妳高興就好。」

雲傾有些醉意地趴在衛夫人肩頭睡著了。

陸晟取過披風，輕輕替她披在身上。

衛夫人露出讚賞的微笑，「你很會照顧阿稚，她將來嫁給你，我們都可以放心了。」

「您不是該擔心我更多些嗎？」陸晟低沉的問道，如果父王沒認錯人，衛夫人就是他的母親了，母親應該擔心兒子比擔心兒媳婦更多吧？

衛夫人面帶悵然，之後溫柔地道：「應該不會。你是男人、是強者，阿稚卻是嬌弱的小姑娘。你知道嗎？我七八歲的時候方才知道我的身世，在那之前，我也過得很開心，就像阿稚一樣。我之所以會開辦桂園，就是想看到和我小時候一樣天真無邪的小姑娘們在我的保護、教養之下一直開開心心的，不會像我似的，年紀稍大便被沉甸甸的責任壓彎了腰。」

雲傾睡得不沉，朦朧中聽到衛夫人的話，不禁有些奇怪，暗暗想道：山長有什麼身世啊？

衛夫人和陸晟低聲說著話，那聲音隨著馬車緩緩前行，好似誘人入眠一般，雲傾朦朧朧又睡著了，等她醒來的時候，已經在桂園了。

衛夫人命人拿過醒酒湯，「阿稚，喝了它會舒服一點。」

雲傾笑道：「謝謝山長。」接過碗，把一碗酸甜可口的醒酒湯喝了，肚子果然舒服多了。

喝完醒酒湯，把碗還到衛夫人手裡，雲傾這才注意到，不僅陸晟在這裡，燕王也在。

「伯父？」雲傾歪頭看看燕王，揉了揉眼睛，「您怎麼來了？」

他不應該在這裡啊，這麼晚了，他在桂園做什麼？

燕王打了個哈哈，「阿稚，事情是這樣的，妳來送山長，阿晟來送妳，我來送阿晟。」

「伯父真好玩。」雲傾嘻嘻一笑。

衛夫人溫柔的拍拍她，雲傾又伏在衛夫人懷裡睡著了。

睡夢中她聽到衛夫人、燕王、陸晟在說著一件前朝舊事，雲傾迷迷糊糊的睜開眼，清醒後輕輕歎了口氣，抬起頭，清晰的道：「因為他年紀最小啊。」

昌平公主之所以選了她的兄弟，並沒有多麼複雜的原因，因為太祖皇帝讓她挑選的三個人當中，她的兄弟年紀最小。

太祖皇帝不是說著玩玩的，是真的會因為她赦免一個人，但另外兩個人要被無情的殺戮，三個都是她的親人，她能怎麼選？怎麼選都會有遺憾。

生死關頭，大人讓孩子，小孩子讓小孩子，就是這麼簡單。

雲傾說完，倦意上來，又沉沉睡著了。

燕王露出詫異的神色，「是這個原因嗎？」

衛夫人歎息，「阿稚所說的，正是昌平公主心中所想，是她之所以會這麼選擇的真正原因。看來，還是女人明白女人啊。」

她輕輕拍著懷裡的雲傾，臉上是母親般的慈愛神情。

燕王小聲嘀咕，「對我不好，對兒子不好，對兒媳婦倒是很好。妳把對兒媳婦的好也分給兒子一點啊，阿晟從小沒娘，他難道不可憐？」

衛夫人不理他，陸晟笑而不語。

燕王不死心的推推陸晟，「臭小子你想想，如果你娘回家了，阿稚嫁過去之後便如同在娘家一樣，也有母親疼愛，這樣豈不是很好？」

「很好。」陸晟微笑。

燕王低吼，「知道很好，你倒是趕緊想辦法啊！還傻坐著幹什麼？」

「那麼大聲做什麼，沒看到阿稚睡著了？」衛夫人不滿地皺眉。

「我……大嗓門兒習慣了，習慣了。」燕王訕訕的，語氣中不知不覺便有了歉意。

陸晟不禁微笑，他從小見慣燕王大聲咆哮的場面，燕王怒吼的時候，哪怕是燕王妃也不敢勸他，但就是有人不怕他，果真是一物降一物。

「夫人累了一天，這便安歇吧，我送阿稚回家。」陸晟柔聲道。

衛夫人蹙眉，「阿稚睡著了，你怎麼送她？還是我送她回去吧。」

燕王哈哈笑，「阿稚送妳，妳再送她，妳們倆今晚不用做別的事了，一直送來送去便是一一」

衛夫人白了他一眼，燕王的話還沒說完，便戛然而止。

「夫人說的是，阿稚睡著了，我確實不便隻身送她，辛苦夫人了。」陸晟躬身。

衛夫人對著陸晟，語氣柔和多了，「辛苦倒也談不上。你知道我一向喜歡阿稚，很樂意送她。」

燕王心裡酸溜溜的，心道：妳嘴上說什麼也想不起來，可是對兒子這般和顏悅色，對我便沒好氣。總之妳對兒媳婦最好，兒子其次，對我是最差的。我就那麼不討妳喜歡嗎？

陸晟辦事周到，命令人把轎子一直抬到屋裡，請衛夫人抱著雲傾上去，然後轎子直接從屋裡

抬出來，去了石橋大街。

燕王也跟過去，他同樣坐著轎子，和衛夫人的轎子並排同行，有好幾回他想掀轎簾和衛夫人說說話，但想到雲傾還在睡覺，他若胡亂開口衛夫人定會不高興，只好硬生生忍住了。

到了石橋大街，何氏已經在翹首以盼了，見衛夫人親自送雲傾回來，眉眼彎彎，「我正念叨著呢，正巧你們來了。山長快請坐，把阿稚交給我便是。」

衛夫人微笑，「人送到了，我也該回去了。」

何氏熱情挽留，「天這麼晚了，山長今晚便在寒舍歇下可好？」

雲傾在母親懷裡迷迷糊糊的道：「是啊，山長，別走了，留下吧。」

燕王自後面進來，聽到雲傾這聲挽留，覺得特別順耳，「別走了，留下吧」，這不正是他想對衛夫人說的話嗎？

陸晟跟何氏、衛夫人告別，拉著燕王一起離開。

燕王依依不捨的回頭張望。

「阿稚不想讓我走嗎？」見雲傾兩頰紅撲撲的，睡眼惺忪，一派嬌憨的樣子，衛夫人對著這樣的雲傾一點抵抗力也沒有，心軟成了一灘水，「那我留下好了。」

衛夫人這句溫柔的話語傳到燕王耳中，令他心神一陣激蕩。

她有一天會不會也跟我這麼說呢？會不會？

燕王真想衝進去問問衛夫人，可陸晟拉著他的手，硬把他拉出去，塞上馬車。

他也順手把陸晟扯到車上，「兒子，你覺得咱們和你娘能一家團聚嗎？」

陸晟安慰地拍拍他，「她現在還不肯承認是我娘，等她想起往事之後再從長計議，如何？」

燕王聽了，不由得歎氣。

第九十章 尋母的法子

回到王府後，燕王和陸晟分別回房安歇。

睡到半夜，陸晟耳畔縈繞著笛聲，披衣起身，循著聲音找過去卻皺起了眉頭，父王一個人正坐在房頂吹笛子呢。

看到陸晟，燕王的笛聲由激越轉為柔婉，彷彿有著無限的遐思與掛念。

陸晟躍上房頂，在燕王身邊坐下來，「您這燕王府以後得擴建了，省得您一不高興便吹笛到天明，擾人清夢，四鄰不得安生。」

燕王滿懷希望的問道：「當年我吹笛子給她聽，她很喜歡。你說，我如果再給她吹笛子，她會不會把往事都想起來，還像從前一樣喜歡我？」

「呃，或許可以試試。」陸晟不忍潑他冷水。

燕王很是歡喜，「我也是這麼想的。小四，爹要努力，你也要想辦法，一家團聚是咱們父子二人的大事，懂嗎？」

見陸晟點頭，燕王一樂，接著吹他的笛子，笛聲清亮悠遠。

陸晟陪他坐了一會兒，漸漸生出涼意，下來取了披風替他披好，自己回房睡了。

燕王在房頂吹了一夜笛子，有時候好聽，有時候不好聽，燕王府的人提心吊膽，一夜沒睡好。而石橋大街這邊卻和往常一樣安寧，只要沒有錦繡里的人和事添亂，雲潛、何氏、雲仰、雲

傾這一家四口是最和諧的。

衛夫人肯留下來，何氏大喜，「那真是太好了。」連忙命侍女去為她準備房間。

阿盤跟了過來，她熟悉衛夫人的日常起居，便跟著晴霞她們一起去了，替衛夫人準備沐浴更衣應用之物。

何氏和衛夫人將雲傾打發睡下後，何氏請衛夫人到旁邊的臥房安寢，衛夫人卻道：「我想多看看阿稚，可以嗎？」

何氏抿嘴笑，「外子和我弟弟、韓三哥他們聯床夜話去了，也不知他們有多少話要說，咱們也和阿稚聯床，如何？」

次日雲傾醒來，發覺何氏、衛夫人都在，快活得像個孩子，「昨晚我不過是醉酒，娘和山長便都在這裡陪我了嗎？受寵若驚，受寵若驚。」

何氏開玩笑的說道：「昨晚咱們從醉仙樓出來，妳去送山長。妳把山長送到桂園之後，山長又送妳回石橋大街。我怕妳們送來送去的送個沒完，便請山長住下來了。」

雲傾拉起衛夫人的手，笑咪咪地道：「其實山長不用這樣對我依依不捨、難捨難分，以後咱們見面的機會還多得很。」

衛夫人輕撫雲傾的頭髮，溫柔微笑。

她喜歡雲傾這樣的姑娘，如果她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她也應該是這個樣子的，無憂無慮、天真爛漫，笑起來像花兒一樣。

雲傾起床梳洗後陪何氏、衛夫人用早膳，燕王府卻差人過來，說燕王昨夜偶感風寒，身子不大爽快，陸晟今天沒出門，在王府照看他，雲傾若不忙，便過去看看燕王，陪燕王說說話。

何氏聽說燕王偶感風寒，有些慌了，「韓三哥就在這裡，不如讓韓三哥過去替親家看看。」

來人是個管事大娘，連忙陪笑道：「多謝親家夫人著想，這倒是不用。王爺只是小小風寒，不必麻煩韓三爺這位神醫。」

雲傾聽了便覺得有些不對勁，想道：燕王伯伯病了，管事大娘不是應該很著急嗎？娘說請韓伯伯過去看一看，這是一片好心，怎麼她聽了反倒有些害怕似的？

何氏和管事大娘正說著話，陸晟又差了名侍衛來，說燕王無事，休養數日便好，讓何氏、雲傾不必擔心。

雲傾問那侍衛，「四公子在做什麼？」

侍衛微現窘態，「王爺不放四公子出門……」

何氏聽得莫名其妙，衛夫人臉上卻有薄薄一層怒色。

雲傾昨晚迷迷糊糊、半睡半醒的，這時回憶前事，再想想燕王這「病」，好像明白了什麼，便跟何氏說了，由哥哥雲仰陪著她去燕王府探病。

「山長，您在我家裡多住些日子，不許走，晚上我有些悄悄話要跟您說。」雲傾一邊安排出門的事，一邊笑嘻嘻的告訴衛夫人。

何氏也笑道：「我弟媳婦和冷姊姊也要來，咱們一起聚聚，好嗎？昨天可沒盡興。」

盛情難卻，衛夫人便答應了。

「娘、山長，等我啊，我很快就回來。」雲傾和何氏、衛夫人告別，雲仰陪著她出了門。

「燕王居然也會偶感風寒。」雲仰、雲傾兄妹走了之後，何氏還在納悶。

衛夫人眉宇間閃過一絲不快，她才不相信燕王真的病了，這個燕王就沒安好心！

衛夫人猜得沒錯，雲仰、雲傾兄妹到了燕王府後，陸晟有些無奈的告訴他們，「其實家父沒什麼事，不過是想……」雲仰也在，他不好多說，只好含混地道：「不過是想見見阿稚。」

「明白。」雲仰很是善解人意，「伯父微感小恙，仔細調養便好了。病中的長輩想見見晚輩，這也是人之常情。」

雲潛若是偶爾生病，也會想和家人撒撒嬌，雲仰還以為燕王也是同樣的情況，並沒多想。

陸晟陪著雲仰、雲傾兄妹兩人到了燕王的院子，燕王本來是在屋裡練拳，聽到外面的說話聲，一下就躍回床上，將兩隻鞋子踢飛，立即鑽到被窩裡。

他這個人一向強健得像頭牛，沒怎麼生過病，也不大會裝病，雲仰和雲傾進來請安問候，他想裝出虛弱的樣子，卻依舊聲若洪鐘，「伯伯沒事，你們不必擔心，回家跟兩位親家也說一聲，不必替我擔心。」

陸晟一臉無奈。

父王吹了一夜笛子，下來後咳嗽了兩聲，他便說偶感風寒、生病了，硬要裝裝病，讓人拿他有什麼辦法？

燕王把雲仰留下來陪他說話，讓陸晟和雲傾出去看看他的藥。

陸晟和雲傾出來之後，直接進了隔壁房間，這裡不會有外人打擾。

他開啟牆上的機關，拉著雲傾的手進了暗道，一直到了密室，「昨晚我便是從暗道找到我父王和山長的，我才到的時候，他倆各說各話，越說越擰……」

雲傾聽得一臉稀奇，「這麼說，你是山長的兒子了？而山長是前朝衛氏皇族的血脈？」

「我可能是山長的兒子。山長想不起往事，並不承認我。」陸晟眸光暗了暗。

雲傾對他滿是同情，心想他多可憐啊，從小沒娘，現在好像有娘了，卻又不敢肯定是不是。又想到陸晟帶她進了燕王府的暗道，身世的祕密也坦然相告，對她沒有一絲一毫的隱瞞，心中滿是感動，只覺得他對她太好了，他們雖然還沒成親，他卻拿她當自己人。

想到這，雲傾下意識握緊了陸晟的手。

她的手溫軟細膩，陸晟雖是心情低落，嘴角卻不知不覺翹起來，「再用力一點。我現在正傷心，需要你來安慰。」

雲傾滿面嬌羞，輕輕的打了他一下，「這樣安慰你好不好？」

「好。」陸晟笑道，握著她的小手放到唇畔，溫柔親吻。

他含笑的眼眸璀璨明亮，漂亮極了，雲傾小臉微仰，看得入迷。

他親吻著她的小手，一直沒放開。

「安慰夠了吧？」雲傾輕聲的、羞澀的問。

「不夠，還要再抱一抱。」陸晟委屈地道。

身在密室，靜寂無人，雲傾覺得和陸晟太親密似乎不大好，可是陸晟昨晚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正是委屈的時候，雲傾心疼他，哪捨得讓他失望呢？略一猶豫的功夫，已被陸晟緊緊摟在懷裡。

他長身玉立，看起來很瘦，但雲傾靠在他胸前，卻覺得他的胸膛溫暖寬厚、結實有力，依戀的在他懷裡蹭了蹭，「你這裡能盛得下多少委屈啊？」

「有妳在身邊，多少委屈都盛得下。」陸晟把她抱得更緊了。

雲傾心裡暖洋洋的，身上也暖洋洋的，「無論是什麼時候，我都會在你身邊。」

兩人緊緊相擁，甜蜜又安心。

「阿稚妳說，山長會是我的母親嗎？」陸晟當局者迷，對衛夫人的身分還有些不敢相信。

「我想你父王應該不會認錯人。」雲傾柔聲道：「不過在山長沒有回憶起往事之前，她究竟是不是你母親還很難說。」

「妳覺得呢？」陸晟輕輕吻著她的髮絲，「阿稚，說說妳的感覺。」

雲傾想了想，忽然掙開陸晟，伸出兩隻小手捧著陸晟的臉仔細觀看，「讓我看看你和山長的相貌像不像……」

她一雙眼眸靈活至極，在陸晟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各處流連，「似乎有一點點相像，但是看不出來啊。」

陸晟啼笑皆非，捉住她的小手，「不許亂來。」

雲傾臉色興奮起來，道：「我想起來了。山長從來沒有提過她的孩子，也沒有提過她的丈夫，但她不提不代表她沒有。如今她和我們都那麼親近了，也沒有提過她的孩子，是不是說，她以為她沒有孩子呢？」

陸晟揚眉。

雲傾笑道：「咱們可以問問山長有沒有生過孩子啊，如果她說沒有，那便好辦了，請位婦科高手看上一看，便知道她有沒有做過母親。」

陸晟不禁一笑，「是個好主意。」

兩人也不在密室裡待著了，又沿著暗道回去，回去之後，才發現燕王不知用了什麼藉口，已經把雲仰支開了。

見陸晟和雲傾進來，燕王目不轉睛的盯著他們倆，好像在等著聽好消息一樣。

「伯父，我們這便替您探聽消息去。」雲傾親親熱熱的說道。

「好孩子、好孩子。」燕王非常感動。

「不過伯父，有一點我得提醒您。」雲傾有些不忍心，但思之再三，還是決定實話實說，「就算山長真是晟哥哥的母親，她也可能只認兒子，不認您的。」

「什麼？」燕王一聽，眼睛立時瞪得如銅鈴。

雲傾往陸晟身上躲了躲，「山長那個脾氣……不像是肯住到燕王府的人……」

衛夫人如果真是陸晟的母親，兒子肯定會認的，但燕王她未必會要，畢竟燕王是有燕王妃的。

陸晟伸手護住雲傾，不滿的道：「父王，您聲音低些，莫把阿稚嚇著了。」

燕王煩惱，「阿稚，父王不是那個意思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」雲傾忙不迭的點頭。

燕王把雲傾方才的話仔細琢磨了一番，大怒道：「小四、阿稚，你們跟她說清楚了，我們父子二人是拆不開的，既然要兒子，便不能撇開老子！」他拉過陸晟交代，「你不能單獨認她，記

住沒有？要認你就得連我一起認了。」

聽見這話，陸晟和雲傾覺得好笑，又覺得有些心酸。

陸晟替他蓋好被子，「您昨晚一夜沒睡，現在補補覺好嗎？說不定等您醒過來，便有好消息了。」

燕王咧嘴一樂，「對，或許我一覺睡醒，她便在我床頭坐著了。」

陸晟和雲傾等燕王睡著之後，便叫上雲仰，一起回石橋大街，回去之後，知道衛夫人回桂園了，陸晟和雲傾又追去了桂園。

衛夫人再次見到他們倆，有些無奈又有些歉疚，「我竭力回想，卻什麼也想不起來，恐怕要讓你們失望了。」

陸晟深深一揖，「請恕小子冒昧，斗膽問一句，夫人您成過親嗎？有過孩兒嗎？」

他惴惴不安的看著衛夫人，雲傾也是心怦怦直跳，等著聽衛夫人的回答。

衛夫人一怔，「問這個做什麼？」雖覺得陸晟這話問得確實冒昧，但陸晟神色中有哀求之意，她心一軟，不忍拒絕，只好道：「我成過親，夫婿早年間便亡故了，並沒有孩子。」

陸晟和雲傾心情激動，迅速對視一眼，衛夫人說她沒有生過孩子，那事情就很好辦了，只要她同意讓婦科大夫來檢查一下，便很容易推斷事情的真相。

如果衛夫人確實沒有生過孩子，陸晟鐵定和她無關；如果衛夫人是生過孩子的，但她本人並不知道，那不就說明了，她生孩子時候，就是她失去記憶的時候？

事情好像很簡單，但如何開口讓衛夫人同意檢查卻是個難題，畢竟這件事有些尷尬，令人難以啟齒。

陸晟撩起衣袍，雙膝跪倒，「夫人，陸晟有一個不情之請。」

雲傾也陪他跪下，兩隻大眼睛眨呀眨的，可憐兮兮的看著衛夫人。

衛夫人何等聰明，心思一轉便知道他們兩人在想什麼了，有些生氣，卻又可憐陸晟，憐惜雲傾，歎口氣道：「你們先起來，有事慢慢商量。」

「山長。」雲傾拉著衛夫人的衣角，「我知道這事您可能會生氣，可他二十年沒有見過自己的母親，您又想不起從前的事，我們沒有別的辦法了啊……有沒有生過孩子，肯定是不一樣的……」

衛夫人苦笑，「我本應該正色拒絕你們的，可我確實有幾年的事想不起來……唉，你們先起來吧，讓我再想想。」

「不用再想了。」忽然間，屏風後走出一個鬢髮蒼白、有些駝背的老大娘。

「安大娘。」衛夫人連忙站起身攙扶她，「您怎麼來了？」

安大娘被衛夫人扶到椅子上坐下，歎氣道：「自打昨天妳忽然不見，又忽然回來，我便覺得不對，一直心驚肉跳的。聽說有人來找妳，我便躲在後面偷聽，你們方才的話我都知道了。這兩個孩子懷疑妳當年生過孩子，要妳查一查，是嗎？」

雲傾雖沒見過這位安大娘，但見衛夫人待她不僅親近，而且尊重，就知道她身分非同一般，是能說得上話的人，連忙指著陸晟說道：「他從小便沒有母親，很可憐的。他父親看到山長，

就說山長是他的母親，可山長卻什麼也想不起來，我們萬般無奈才出此下策。」

安大娘已經老眼昏花，揉了揉眼睛，仔細盯著陸晟看了又看。

衛夫人、陸晟、雲傾都惴惴不安的望著她。

許久後，安大娘緩緩地道：「我不知道這孩子是不是妳的兒子，但妳當年確實是生過一個孩子。我們歷盡千辛萬苦找到漠北的時候，妳的家人全部遇難，唯獨不見妳的屍體，因此我們從附近找了具屍體冒充妳。官府的人是後來才到的，看到那具假屍體便認為衛氏皇族再無一人活在世上了，可我們知道妳沒死，想方設法，用盡千方百計找尋妳。」

陸晟、雲傾聽得很專心，一個字也不敢漏掉。

「我們不知找了多少地方，一寸一寸土地搜索過去，最後在一個偏僻的小村子裡找到了妳。」安大娘用憐憫又慈愛的眼神看著衛夫人，「孩子，妳當時完全是村姑的打扮，但我們還是一眼就認出妳。妳也認出了我們，抱著我們又哭又笑的，至於到漠北之後發生了什麼事，妳一點也想不起來。」

「那村子的村民說，妳是被江水沖上岸的，一開始他們以為妳死了，看妳可憐，本想埋了妳，不讓妳暴屍荒野。等坑都已經挖好了，有個村婦見妳生得好看，不忍心就這樣埋了，抱著妳在地上坐了一會兒，沒想到妳居然又有氣了。」

陸晟淚如雨下，膝行到衛夫人面前，抱著她的腿默默流淚。

雲傾也泣不成聲，只覺得衛夫人當年很是可憐。

衛夫人一手攬著陸晟，一手攬著雲傾，臉色雪白，顫聲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安大娘歎道：「我們找到了妳，自是欣喜若狂，以為可以不辜負昌平公主，讓衛氏血脈延續下去，可是替妳檢查過身子之後……」

「怎麼了？」衛夫人心一緊。

她握緊了陸晟和雲傾的手，陸晟和雲傾也握緊了她的。

安大娘苦笑，「妳卻生過了孩子，而且妳身體受損，以後再也不能生了。我們幾個人如墜冰窖，深覺對不住昌平公主、對不住衛家，可就算我們幾個當場自殺，到九泉之下也沒臉見人。我們想過要問妳生的孩子在哪裡，若找到孩子，那便還有希望，可妳什麼也記不得，我們也始終不敢深問……」

室內一片靜寂。

事情已經很清楚了，燕王一見面就認出了衛夫人，認定衛夫人是陸晟的母親；衛夫人不記得那幾年的事，不知道自己曾經生過一個孩子，可她確實是生過孩子的，那個孩子便是陸晟。

陸晟一向剛強，這時卻伏在衛夫人膝上淚流不止。

衛夫人手顫抖著，輕撫他的頭，「對不起，我是真的不記得了，我不是有意的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陸晟抬起頭，淚水橫流，「您一定是太痛苦了，所以才會忘記……」他聲音哽咽，說不下去了。

衛夫人的孩子被奪走，自己被扔到江裡，一定是遇到了很殘忍無情的事，殘忍到她沒有辦法面對，所以她忘了，將那段記憶全部抹煞掉。

衛夫人和陸晟相對淒然。

安大娘道：「你叫陸晟，對嗎？能不能請你在椅子上坐好？」

陸晟不知她要做什麼，但安大娘是衛夫人的人，是知道往事的人，她這麼說必定有她的目的，他便不違逆，依言在椅子上坐了。

安大娘顛巍巍走到他面前，眼睛盯著他的左腳，慢慢問道：「你左腳右下方有沒有和常人不一樣的地方？」

安大娘這話說得陸晟、雲傾均是一愣。

她這是要辨別陸晟是否真是衛夫人的孩子吧？可能衛夫人的孩子身上有胎記、記號，但是安大娘找到衛夫人的時候，衛夫人的孩子已經不在身邊了，而且衛夫人根本不記得那件事，安大娘又是如何知道的呢？

衛夫人惴惴不安，「安大娘，也不是人人都有的……」

「衛氏嫡系，許多人都有。」安大娘道。

雲傾這時才忽然想起，陸晟的腳底真的和常人不一樣。他腳底有七顆痣，而且排列整齊，是北斗七星狀。安大娘會這麼問，莫非衛氏族人的腳底都和常人有所不同嗎？

雲傾蹲下身子，盯著陸晟的左腳看了一會兒，「我脫下你的鞋子，行嗎？」

陸晟心情大起大落，時喜時悲，這時卻是喜多憂少，俯身在雲傾耳畔低語，「男人的腳不能白看，看了要負責任的，知道嗎？」

「呸，偏有這許多廢話。」雲傾小小聲的罵了他一句，耳後根由一片瑩白轉為悅目的緋紅。陸晟的話羞到她了。

看了他的腳便要人家負責，這是什麼樣的壞蛋？她是純粹為他著想，想讓他的身世快點清楚明朗，好早日認下親娘的。

第九十一章 母子相認

雖然陸晟稱看了他的腳便要負責，但雲傾還是很勇敢的把他的鞋襪給脫了。

陸晟的腳很好看，但安大娘關心的不是這個，她關心的是腳底。

看到陸晟腳底有痣，而且有七顆痣，安大娘熱淚盈眶，「衛家人若有三星，已是好命，腳踩七星的，那便是貴為帝王者方有了。」

衛家人腳底均有痣，但有的只有一顆，有的是三顆，陸晟卻有七顆。

衛夫人緩緩近前，也蹲下身子看陸晟的腳。

陸晟吃了一驚，「不，不要……」看到衛夫人蹲在他面前，他有很濃重的負罪感。

衛夫人捧起他的腳細細看過，流淚道：「你真是我的兒子。孩子，娘對不起你，二十年沒有照管過你……」

「沒有。」陸晟搖頭，「天意弄人，您沒有對不起我。」

雲傾柔聲道：「山長，您以後對他好點就行了啊，您是要真過意不去，就對他加倍的好，欠他二十年，還他四十年便是。」

「四十年不夠。」陸晟鳳目含淚，「娘要疼愛我一輩子才行。」

「娘！」

「孩子！」

衛夫人和陸晟緊緊擁抱在一起。

雲傾在旁一邊抹眼淚，一邊替他母子二人高興，安大娘更是老淚縱橫，「我們一直以為衛氏從此絕後了，有好幾年，我們這些衛氏舊臣都萎靡不振。昌平公主的臨終遺言，便是要衛氏子孫一代一代的活下去，直到江山再次易主，直到趙家後人身死族滅。我們失望了許久之後才重新打起精神……」

他們決定讓衛夫人開開心心的活下去，活得越久越好。活得越久，她就越有可能看到趙家後人坐不穩龍椅，身死族滅，被屠殺殆盡，和當初的衛家一樣。

因此他們對衛夫人沒有任何要求，由她依著自己的心意到京城開辦桂園，教養學生。

如果放到從前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他們不可能讓衛家後人冒險來到京城，來到趙家人的眼皮子底下。

「我們一直以為衛家血脈已經斷絕了，誰知上天保佑，並沒有……」安大娘喃喃自語，激動不已。

雲傾驕傲的看了陸晟一眼，衛家血脈不只沒有斷絕，前世陸晟還揮兵入京，把趙家人趕出了京城，後來一撥舊臣在婆留擁立宣王為帝，但不久之後婆留也被陸晟率兵攻佔，趙家仍免不了滅國的命運。

陸晟即將凱旋歸來的時候，她在睡夢中回到了童年，以後的事情她便知道了，她不知道衛夫人後來有沒有機會見到陸晟，也不知道陸晟是否終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

不過衛氏祖先、昌平公主如果地下有知，也可以欣慰了。

「孩子，其實你一直沒有母親也是好事。」衛夫人心酸的低聲說道：「經過這麼多年，我已經想開了，但當年的我沒有。如果那時我沒有失去記憶，一定會想方設法將你帶走，讓你姓衛，讓你背負衛家人的使命。你不會有快樂童年，小小年紀肩上便擔上重擔，這樣對你是不公平的。」

「我寧願跟著娘，我寧願這樣。」陸晟執拗的道。

血緣很奇妙，孩子總是依戀母親的，哪怕衛夫人一天也沒有養育過陸晟，但母子相認之後，陸晟自然而然的便對衛夫人生出濃厚的感情。

這麼感人的場面，雲傾卻有些想笑，唉，燕王交代過，要認必須父子一起認，不能只要兒子不要老子，可陸晟現在哪還記得燕王的話，早把他那脾氣暴躁的老子給拋到天邊去了……想到這，雲傾就有點同情燕王。

衛夫人衝雲傾招手，雲傾連忙走過去，「山長。」

她一手握著陸晟，一手握著雲傾，將他們兩個人的手交疊在一起，「阿稚是個好孩子，你要一輩子待她好，知道嗎？」

「您一輩子疼我，我便一輩子待您的學生好。」陸晟說這話也不知是耍賴還是撒嬌。

倒是雲傾聽了，眼睛瞪得溜圓，「山長若不疼你，你還不待我好了呀？」

陸晟聽得直笑，把雲傾和衛夫人一起抱住，「我哪敢？」

同時抱住這兩個他最愛的女人，陸晟心中的滿足和感動，言語無法描述。

他們三人緊緊相擁，安大娘看得感動不已。

「娘，您跟我回家吧。」陸晟柔聲央求。

「是啊，燕王伯父眼巴巴的等著您呢。」雲傾也小聲地道。

雖然雲傾和陸晟一起央求，但雲傾心裡其實沒底，也不覺得衛夫人會跟陸晟回去。

果然，衛夫人臉色微變，歉然道：「我很抱歉，但是我不能跟你回去。孩子，請你原諒我，我沒有辦法因為你去嫁給一個有婦之夫。」

雲傾早料到結果是這樣的，因此並不吃驚。

陸晟倒是有些失望，「我想和娘團聚。不過也不一定要天天在一起，我能常常來看望您便好。」

「常來吧，娘是很想見到你的。」衛夫人聲音溫柔，滿是慈愛。

外面響起敲門聲。

安大娘開門出去，片刻之後回來，道：「燕王差人來過三回了，催四公子回去。下人不敢再等，過來傳訊的。」

「燕王伯父等急了。」雲傾道。

衛夫人雖捨不得陸晟，卻還是道：「你們先回去吧。」

她現在仍不記得當年是如何跟燕王在一起的，但她可以想像當時的情形。

燕王救了她，對她也確實不錯，她當時委身燕王，卻一定不是為了情愛，而是遭逢大難之後，整個家族僅存她一人，她要生下孩子，延續血脈。

她從一開始要的就只是孩子，不是燕王。

「娘，我捨不得您。」陸晟依依不捨。

「孩子，娘也捨不得你。」衛夫人亦是不忍。

雲傾拉拉陸晟的衣襟，低聲笑道：「其實你想天天和山長在一起也容易，我有法子。」

「什麼法子？」陸晟又驚又喜。

雲傾淘氣的一笑，「法子很簡單，你和山長這會兒是太高興了，所以一時半會兒才想不到罷了。山長不跟你一起回去，並不是不想見你，只是不想和燕王伯父扯上千係，那對外宣稱她是你的姨母便可以了，這樣她可以和你一起住到燕王府，和燕王伯父只是親戚罷了，和燕王妃也扯不上關係。」

「好主意，我方才怎麼沒想到呢？」陸晟喜悅不已，雙眸明亮如星。

「你是高興得糊塗了。」雲傾笑話他。

陸晟和雲傾歪膩，「我高興得糊塗了，妳為什麼沒有？我知道了，定是妳對我不好，我的喜悅妳沒有感同身受。」

「咦，聽你這麼說，我這還算欠你的帳不成？」雲傾道。

陸晟大言不慚，「嗯，欠我的帳了。不過我寬宏大量，現在不急著還，將來咱們再慢慢算吧。」

雲傾凶巴巴、惡狠狠的瞪了他兩眼。

陸晟卻笑了，笑得非常開心。

兩人辭別衛夫人要回去，衛夫人一手牽一個送他們出去。

安大娘留在房中，一個人對著空蕩蕩的屋子笑了，高興的同時又有些感慨，「從前我們以為衛氏皇族已經絕後，一個一個都偃旗息鼓，打算平平靜靜終老此生，現在看來，平靜日子到頭

了……」

陸晟、雲傾和衛夫人依依惜別，回到燕王府後，燕王一見面便扯過陸晟，「兒子，如何了？」陸晟同情的看著他，「爹，她還是記不起往事，不過她已經認我了……」

「那我呢？」燕王焦急又關切。

陸晟清了清嗓子，「爹，您王妃、側妃、夫人什麼的有一堆——」

燕王胸口發悶，打斷他的話，大聲道：「那能一樣嗎？她們又不是她！」

陸晟和雲傾都無奈的看著燕王，心道：衛夫人是真的不要他啊，脾氣不好、粗魯不文這些就算了，還是個有婦之夫，衛夫人是不可能跟他在一起的……

燕王不滿的揪過陸晟，怒不可遏地道：「不是跟你說過了嗎？你不能單獨認她，她要認你，就得連我一起認了，你是不是把老子的話全忘了！」

「爹，稍安勿躁。」陸晟安撫的拍拍他。

燕王一把打開他的手，怒道：「咱爺兒倆是綁在一起的，你懂不懂？你這個臭小子，半分也不替你親爹著想。」

「伯父，不著急，咱們慢慢想辦法。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，咱們三個人好好商量商量，說不定忽然就有辦法了呢。」雲傾對著燕王討好的笑。

燕王能衝著陸晟大吼大叫，對著雲傾卻不好意思發火，立刻降低了聲量，「阿稚說的對，好好商量商量。」

雲傾伸手去扶燕王，殷勤道：「伯父，您坐。」

燕王不愛坐，但是兒媳婦這麼孝順，坐下說話也無所謂。他在黑木高背太師椅上坐好了，招手叫陸晟，「小四你也過來，替爹好好出主意。」

陸晟不大情願，「能有什麼好主意？爹，您又不缺美女……」

燕王氣哼哼的，「讓你不娶阿稚，改娶別人，你樂意嗎？」

「那怎麼可以。」陸晟不假思索的搖頭。

燕王道：「著啊，你也知道換個人是不可以的。」

陸晟和雲傾相互看了看，都覺得燕王不講理。這怎麼會一樣呢？陸晟和雲傾是未婚夫妻，燕王和衛夫人卻是……認真說起來，那是一段露水姻緣。

他們之間或許也是美麗、晶瑩、朦朧的感情，但朝露一般短暫啊。

「爹，沒緣分，強求不來的。」陸晟委婉勸解。

「沒緣分怎麼可能有你？」燕王橫了陸晟一眼。

燕王這話也有幾分道理，沒緣分又怎麼會有孩子呢？

陸晟聽了，不禁呆了呆。

燕王見把陸晟說得愣住了，精神一振，繼續道：「你沒成親時遇到阿稚，可以非卿不娶，又是要脅又是威逼利誘，要我替你主持婚事。我娶妻生子之後才遇到她，難道我和她便一定沒有緣分了？」

「那是不同的。」陸晟皺眉。

「哪裡不同了？」燕王生氣，「還不都是一樣！」

雲傾見他父子二人話不投機，急忙甜甜叫著燕王，「伯父，那幾年的事山長實在想不起來，可您還記得吧？您怎麼不把山長帶回王府啊？」

陸晟也凝神看著燕王，等著聽他的回答。

燕王有些洩氣，「我沒告訴她我是燕王，但我早就想帶她回家了，是她不肯的。她說不喜歡大家庭，不喜歡受拘束，喜歡在草原上自由自在的過日子。我不忍違拗她的意思，便由著她在草原住下，派了幾名婢女服侍她。」

陸晟和雲傾暗暗點頭，對，這應該是衛夫人的反應。她要的是孩子，不是男人，怎麼會願意跟燕王回家呢？

燕王拍大腿懊悔著，「本來我還要留下侍衛保護她的，但她說不喜歡人多，我便沒留。她住在漠北，離王庭很遠，我常常騎馬過去看她，路上往返便要好幾天。

「那時北戎來犯，我親自帶兵禦敵，得勝之後，命令副帥帶大軍徐徐南歸，我只帶了數十名騎兵星夜去了她那裡，我趕到的時候，她正在生孩子，可孩子生不下來，哭得很慘，我心疼極了，衝進營帳去看她……」

陸晟和雲傾聽著燕王的敘述，遙想當年之事俱是心驚。

燕王對衛夫人的縱容和寵愛不同尋常，許是令燕王妃不安了，也或許是漠北有官員知道衛夫人的真實身分，要置她於死地……

安大娘他們在衛氏家族中塞進一個無名女屍，可當地官員如果心細，發現衛夫人的屍體不對呢？或者見過衛夫人，知道衛夫人還沒死呢？

害衛夫人的應該是兩撥人，不是燕王妃，就是衛家的敵人。

「有了孩子之後呢？」陸晟問道。

燕王怒氣衝衝的道：「她生下孩子之後，我便不許她再在外面住著了，要她跟我回家。她當著我的面答應了，要我過些日子再來接她，我相信了她的話，真的又由著她在外面住了半個月。

「可半個月後我去接她，卻見營帳裡一片混亂，侍女說她帶著孩子坐船逃走了。我策馬追過去，只看到乳母抱著小四坐在江邊，見了我便哭，說夫人把孩子拋給她，自己坐船走了。我又急又怒，只見一艘船如箭一般的划向江心，江流湍急，飛流直下，很快就沒了影蹤……」

陸晟和雲傾心裡沉甸甸的。

衛夫人是被江水冲上岸的，也就是說，她有可能是被一撥心懷叵測的人帶走，那撥人中途把她扔下水，本以為江高浪急，她必死無疑，誰知她命大被冲上岸，僥倖活了下來。

「爹，您後來查過那艘船嗎？」陸晟問燕王。

燕王惱怒，「老子那時才打了個大勝仗，朝廷遣例慰問，我不回王庭哪行？交給一個還算能幹的下屬去查，那人竟然什麼也沒查到，老子一怒之下砍了他的腦袋……」

陸晟無語，這樣一來，更是什麼也查不著了。

「伯父，後來您就把阿晟抱回王府了對不對？您是交給燕王妃養育的嗎？」雲傾柔聲道。

燕王搖頭，「不，是我自己親自養的。那時這臭小子只有一丁點大，又在江邊吹了風，弱得很，

我怕交給別人把他養死了，便放到身邊自己帶。」

「您怎麼自己帶啊？」雲傾聽得很是稀奇。

燕王是個男人，每天還有那麼多的軍政要務，他養得了孩子嗎？

「老子辦公事，他在旁邊躺著自己玩，時辰到了，乳母就過來餵奶。」燕王大大刺刺的道。雲傾用崇拜的眼神看著他，她雖沒養過孩子，卻不知道聽何氏說過多少次了，深知養一個孩子有多麼艱難，要操多少心。燕王能這麼帶陸晟，真是讓人作夢也想不到。

「老子就這樣把他養到三歲。」燕王沒好氣地道：「邊境告急，要打仗，老子帶兵親征，實在沒辦法才把他交給王妃。王妃大包大攬，說有她在就有小四在，包管回來讓我看到一個活蹦亂跳的小四。她沒吹牛，真做到了。」

「王妃滿好的。」雲傾乖巧的道。

燕王妃能不把陸晟照顧好嗎？燕王出征，她帶陸晟，陸晟出個什麼事，她也有推不掉的責任，換作任何人，這時候也要對陸晟好啊。

陸晟道：「從這次之後，爹便常常把我交給王妃照管了，在燕地我倒是一直平平安安的，但是以四公子的身分進京晉見皇帝便遇到了暗殺。爹，您直到現在也沒查出來是誰幹的嗎？」

燕王帶著怒氣哼了一聲，「老子是沒查出來，可老子不是把清墨堂給你了嗎？有清墨堂的人手，誰還傷得了你？」

「伯父，您喝杯茶潤潤口，晟哥哥你也喝一杯。」雲傾見這父子倆好像要吵架，急忙做起和事佬。

陸晟覺得雲傾這聲「晟哥哥」格外好聽，心情舒暢，便不跟燕王計較了，「是，傷不了我。」燕王見陸晟這樣，也不和他生氣了，「你知道就好。老子對你不錯，臭小子不知感恩，明明交代過你了，咱們爺兒倆是綁在一起的，要認一起認，你只管拋下老子不理，既不孝順又不講義氣。算了，老子不和你一般見識。」

罵了陸晟幾句，燕王又衝雲傾笑得很是慈祥，「阿稚啊，妳們山長很喜歡妳對不對？」

「是，山長很喜歡我。」雲傾巧笑嫣然。

燕王有些不好意思了，「那……阿稚啊，妳能不能替伯伯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。」雲傾很是善解人意，「我有機會肯定幫伯伯說好話。」

「好孩子，好孩子。」燕王樂呵呵。

燕王對雲傾這個兒媳婦滿意極了。看看，兒媳婦比兒子還強呢。

雲傾眼看著天色不早，自己也得回家了，可回家之前要先把燕王勸下來，便推心置腹的跟燕王說道：「伯父，為今之計，我覺得咱們得分三步走。第一步先讓晟哥哥和山長多接觸，畢竟山長還沒回憶起從前的事，也記不得晟哥哥，所以咱們得讓晟哥哥和山長多見面，見面次數多了，母子天性，山長會越來越喜歡晟哥哥的。」

「第二步，咱們得設法讓晟哥哥把山長認作姨母。伯父，您別露出這麼驚訝的模樣，真的是姨母，因為山長現在還接受不了您，如果她公開認了晟哥哥，便也要認下您，這樣她是一定不肯的，一口吃不成胖子，咱們得一步一步循序漸進。晟哥哥認了姨母之後，您不是也能常見到山長嗎？這第三步嘛……就看您的了。」

燕王聽著雲傾給出的主意，一開始很排斥，後來想想覺得也有道理，「阿稚說的對。她一時半會兒接受不了我，我急也沒用，不如慢慢來。」

一旁的陸晟衝雲傾伸出大拇指，意思很明顯，阿稚妳厲害，連父王也能說服，他這個脾氣跟炮仗似的，一點就著，能勸他分成三步走，妳這能耐不小啊。

雲傾笑得又是得意，又是俏皮。

勸好了燕王，雲傾便和燕王告辭，要回去了。

陸晟送她出來，和她一起上了車，道：「阿稚，今天我太受傷了，需要安慰。」

雖然明知他是在耍賴，但雲傾到底還是憐惜他的，往他身邊挪了挪，陸晟便趁勢把她抱進懷裡。

雲傾身子嬌軟，陸晟看著瘦實則溫暖有力，兩人擁抱在一起，心神俱醉。

「恭喜你有母親了。」雲傾真誠的道。

陸晟低笑，「同喜同喜，恭喜妳有婆婆了，而且是已經疼愛妳好幾年的婆婆。阿稚，我瞧著妳婆婆對妳比對我還好些呢。」

「淨會胡說。」雲傾聽他一口一個婆婆，害羞的伸出小拳頭打他。

陸晟微微一笑，「阿稚，妳對我動手，我是不敢還手的，妳後臺太硬了，公公喜歡妳，婆婆更待見妳，我得好好巴結著妳才行。」

「因為伯父和山長喜歡我，你才要對我好嗎？」雲傾嗔怪的問著他。

「不是。因為懼內，所以才要對妳好。」陸晟低笑道。

雲傾聲音甜膩，「你怕我嗎？」

她瞪大了眼睛，分明就是一副「我哪裡可怕了？你居然說我可怕」的模樣。

陸晟笑道：「怕者愛也。愛了，自然便怕了。」

他這話說得大有深意，目光裡更是含著笑，意味深長，雲傾羞得滿臉通紅。

她還是被他抱著，卻一動也不敢動。

車快到石橋大街了，兩人這才想起來商量正事。

「你和山長的事能不能告訴我爹娘和哥哥啊？」雲傾問。

「暫時不要說吧。親事已經定下了，本來女婿自幼失母，現在忽然又有婆婆了，我怕嚇著岳父岳母。」陸晟道。

雲傾覺得有道理，「嗯，有道理。」

陸晟把雲傾送回去，何氏關切的問起燕王的病情，「可好些了？」

陸晟忙道：「只是偶感風寒，沒什麼大礙，歇息兩天便好了。」

何氏又問起衛夫人，「山長也說不大舒服，所以提前回去了。她沒事吧？」

雲傾笑咪咪地道：「山長好得很，她只是昨晚喝了點酒，不勝酒力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何氏放心了。

本來何氏是要留陸晟在石橋大街用晚膳的，但燕王還病著呢，她使命人準備了幾樣清粥小菜讓陸晟帶回去。

何氏道：「家常之物，聊表心意。你父王病著，我就不留你了，早點回去吧，多陪陪老人家。」雖然何氏這「多陪陪老人家」讓陸晟覺得聽起來怪怪的，但他知道燕王這時確實需要人陪伴，向何氏道了謝，便告辭回去了。

第九十二章 將計就計

陸晟回到燕王府就去燕王的院子。

燕王見他親手拎著食盒進來，精神一振，容光煥發，「這是吃的吧？誰讓你送來的？」可一聽說是何氏所饋送，他登時耷拉下腦袋，有氣無力的道：「替我謝謝你岳母。」說完了，飯也不吃，上床蒙頭躺下。

陸晟瞧他實在可憐，「起來吃點東西再睡。」命人拿了小桌子到床前，親手盛了粥，並將小菜、點心等都放好，讓燕王起來吃飯。

燕王坐起來，盤腿坐在床上，順手拿了一個肉餡饅頭，沒滋沒味的吃著，「也不知道你娘現在有沒有吃飯？有沒有人陪著她？小四你說說，咱們一家三口明明都在京城，卻不能團聚，這不是很奇怪嗎？」

陸晟默默無語。

燕王粗心大意，他可沒有，如果眼下真的只是一家三口，那他和雲傾無論如何都會勸衛夫人和燕王相認，回到燕王府，闔家團聚。但他們並不是真正的一家三口，燕王有妃妾無數，還有陸普、陸複、陸旦三個兒子，更別說燕王府那堆人和事，真論起是複雜得可以，衛夫人不想蹚這渾水，誰捨得勉強她？

況且說到底，衛夫人當時並不是愛上燕王了，只是想要一個孩子罷了，她沒有理由因為要認陸晟，便接受嫁給燕王的命運，今後去和燕王妃、林側妃等人鬥智鬥勇。

陸晟知道這些道理，但見燕王一片癡心，也不忍提醒他，只默默服侍他吃飯。

燕王推推陸晟，「兒子，我想她了，你想不想？」

陸晟輕輕「嗯」了一聲，「想。」

忽然有了母親，有了位美麗、溫柔、慈愛的母親，他如何會不想念？

「那……咱們今晚偷偷去看看她？」燕王說著，竟然有些臉紅。

陸晟看了，覺得又好笑又可憐，不由自主的道：「夜深之後吧，現在還早。」

燕王登時來了精神，「好好好，夜深之後。」他立刻眉開眼笑，大口大口吃起飯。

陸晟陪他吃過晚飯，打算讓他睡一會兒，「你昨晚便沒睡，再不歇歇，一會兒該撐不住了。」

燕王果然很配合的睡下了。

陸晟合衣在他身邊略躺了躺，入夜之後，叫醒燕王，父子二人在前，十名身穿夜行衣的帶刀侍衛遠遠跟在身後，出了燕王府。

他們本想著到了桂園之後躍牆而入，誰知還沒到桂園便看到前方黑影一閃，竟然也是穿著夜行衣，陸晟好奇，對燕王使了個眼色，燕王會意，父子二人悄悄跟了過去。

到了一處花牆前，前方變成了兩道人影，燕王、陸晟見那兩人交頭接耳，也不知說了些什麼，接下來便向桂園的方向去了，不由得心中大驚，暗道：這兩個賊子難道是想對她不利嗎？

他們當即不假思索，都跟在了那兩人身後。

那兩人自桂園西側越牆而入，之後便直接向南。

陸晟尾隨其後，越來越心驚，這兩人去的正是衛夫人寢室的方向，難道他們果真是對衛夫人不利嗎？

燕王和陸晟不敢大意，緊追著那兩人不放，到了一處幽靜雅致的庭院，正是衛夫人的住處。月色入戶，燭光映窗，衛夫人還沒睡。窗戶紙上隱約現出兩道人影，一個窈窕綽約，一個略顯駝背，看樣子應該是衛夫人和安大娘。

那兩人在窗外窺視片刻，見四下裡靜寂無人，屋裡也只有兩個女人，便從懷裡取出一個長筒點著了，走到門前，將迷煙盡力向屋裡搨。

「下流！」燕王、陸晟父子見那兩人用出這樣的手段，勃然大怒，同時躍至那兩人背後，重手擊在那兩人後頸間。

「撲通」兩聲，那兩人先後倒地，陸晟眼疾手快，搶先把迷煙撲滅了。

「什麼人？」這聲音驚動了屋裡的人，安大娘將衛夫人護在身後，厲聲喝道。

「是我。」陸晟柔聲道。

「阿晟。」衛夫人又驚又喜，過來開門，「阿晟，是你嗎？」

門吱呀一聲開了，陸晟含笑站在外面，銀色月光籠罩著他，面目柔和朦朧。

「阿晟，你來得正好，娘正想著你呢。」衛夫人聲音微微發顫，握住了陸晟的手。

「我特地來看娘的。」陸晟心裡暖洋洋，眼裡全是笑。

燕王一手一個將那兩人提起來，急忙衝衛夫人笑，「還有我，還有我。」

衛夫人的目光掠過來，見是燕王，有些驚訝也有些不快，皺眉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

燕王獻寶似的把兩隻手提起來，讓衛夫人看他手裡的兩個黑衣人，「這兩個賊人要對妳不利，我和阿晟跟著他倆過來，剛才給捉住了！」

衛夫人蹙眉看了看，勉強道：「進來吧。」

燕王大喜，連忙跟在衛夫人身後進到房裡。

陸晟煩安大娘取過繩子，將那兩人牢牢綁了。

安大娘心中有氣，將人綁好之後，重重兩記耳光抽過去，抽得那人昏迷中還是一聲低嚎。

陸晟將今晚的事跟衛夫人說了，「我想來看看您，卻在路上遇到這兩人，一直跟著他們到了您這裡，見這賊人要往您屋裡噴迷煙，便將他們抓住了。這兩人不知是誰派來的，還要好好審審。」

燕王摩拳擦掌，「我有個下屬最會嚴刑逼供，可惜沒帶他過來——」

話還沒說完，一旁的安大娘用冷水將那兩人潑醒了，逼問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，誰派你們來的，意欲何為？老老實實招了，免得吃皮肉之苦。若敢不說，哼，管教你們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後悔爹娘把你們生到了這個世上！」

那兩人猶猶豫豫的不肯說。

衛夫人不耐煩，淡淡地道：「阿灰兩天沒餵食，餓得很，這兩人雖沒什麼用但也別浪費了，拿去做阿灰的糧食吧。」

衛夫人語氣淡然，那兩人聽到耳中卻是魂飛魄散，不由得心想，阿灰是狼還是狗？不管是狼

是狗，被吃了都會很慘的……

一人眼中露出哀求之色，另一個身子不能動，嘴不能說話，卻拚命磕頭，似在求饒。

安大娘哼了一聲，「不見棺材不掉淚。」她把其中一人口中的布取出來，匕首抵在他頸間，低聲喝道：「快招供！敢有半句假話，教你項上人頭不保！」

那人大口喘氣，道：「我們哥兒倆是做沒本買賣的，到府上來不為別的，只為求財——」

他話音沒落，燕王大怒，「這廝敢消遣老子，拖出去餵狼！」

陸晟冷笑一聲，「你是直接衝著山長來的，路徑如此熟悉，敢說只是做沒本買賣，把我們這些人當傻子不成？不讓你吃苦頭，看來你是不肯說實話了。」

燕王脾氣最是暴躁，抽刀指向那人下身，「老子先讓你做個太監，然後再跟你慢慢說話。」

那人滿臉驚懼之色，「不，千萬不要，我說，我全都說！」

陸晟不動聲色的將另一人敲暈過去，只聽那人斷斷續續的說道——

「我們是……我們是于家的人，太后因為宣王中毒一事心中懷恨，暗中追查，我們哥兒倆兒一心想立功，聽說這桂園的山長姓衛，不知跟前朝衛氏皇族有沒有關係，便想到這裡碰碰運氣。萬一山長真是衛氏皇族後人，存心謀害宣王，那我們不就立大功，可以升官發財了嗎？」燕王、陸晟、衛夫人暗暗心驚。

陸晟待這人說完，又仔細盤問他幾句，「你說的可是實話？」

那人連忙道：「小人句句屬實。小人李青，這是小人的兄弟，名叫李紅……」他這時才注意到他的同伴暈過去了，額頭不由得冒出了冷汗。

陸晟朝他微微一笑，這才將李紅潑醒，審問起李紅，而已經說過話的李青卻被堵上了嘴，背對著大家跪好，不許他和還沒說過話的李紅面對面，交換眼色。

李青暗暗叫苦，心道：可千萬要和我說的一樣啊，要不然哥兒倆會一起沒命的！

李紅眼神不及李青靈活，結結巴巴的說道：「我們確實是做沒本買賣的，並沒撒謊。不過這回是有人出了高價要我們抓到桂園的山長衛夫人，還說一定得活的……」

「誰出高價的？」安大娘逼問。

李紅一臉為難，「不知道啊，我們只管收錢幹活，不管買主是誰。對了，好像是說桂園舉辦結業禮了，對不對？或許有人在結業禮上看到她了……」

「滿嘴胡說八道。」陸晟冷笑，把李青踢過來，「你們兩個要不要對對口供，看看是誰說錯了？」

李青、李紅哥兒倆面對面跪著，知道兩人肯定是牛頭不對馬嘴，一起白了臉。

燕王這暴脾氣已經是忍無可忍，拎起這兩人就往外走，「狼在哪？」

安大娘立即帶路，「請隨我來。」

燕王一手一個，大踏步隨安大娘到了一個隱蔽的地下室。

李青、李紅看到鐵欄杆裡一隻餓狼的綠眼睛看過來，魂兒都沒了，叫道：「我說、我說！是張將軍在酒樓無意中看到衛夫人，認為此人可疑，命我們將她抓回去的！是張沖、是張沖！」

陸晟和衛夫人緩步走來，清清楚楚聽到了這兩人的話。

「張沖！」衛夫人臉色雪白。

「是他。」陸晟不由得冷笑。前世正是張沖向他索要雲傾，他不肯，由此引發了一場戰爭。

「阿晟，我怕。」衛夫人握住了陸晟的手。

感覺到她的手冰涼得很，陸晟急忙握緊她的手替她暖著，關切問道：「您在怕什麼？」

衛夫人神情有些茫然，「我也不知道，但我聽到張沖這個名字就很害怕。」

陸晟抱著她柔聲安慰著，「娘，有兒子在，不怕不怕。」他一邊安慰著衛夫人，一邊回想了一下張沖的情況。

張沖現在是北遠守將，多年來一直在漠北、邊城一帶活動，二十年前他應該只是校尉一類的小官，之後立功升官、飛黃騰達，一直做到北遠守將。

張沖當時立的是什麼功？會不會是……

察覺到衛夫人身子微微發抖，陸晟難過的抱緊了她。

她當時該有多苦？一個十五、六歲的小姑娘，先是全家人被流放到漠北那樣的寒冷荒涼之地，之後除她之外，所有的家人被殺，她被爹從雪堆裡扒出來，僥倖存活下來，為延續血脈，和爹生下一個孩子，又在生死邊緣苦苦掙扎……

燕王把那兩人又提了回來，「這回說的大概是實話了。」

陸晟冷靜地道：「方才那李青雖是情急胡說，卻也給咱們提了個醒。太后不是正在追查誰給宣王下毒嗎？咱們給太后幫個忙吧。」

燕王眼睛一亮，「妙極！」

這叫李青的人先說是做沒本買賣的，後來見糊弄不過去，便想往于家、往太后身上推，他這也是一番苦心，別浪費了，反正這兩個人肯定得死，臨死讓他們發揮些作用豈不更好？至少得讓太后知道誰要害她的寶貝孫子才行。

陸晟回燕王府取來一瓶綠色的毒藥，一人一半，灌到李青、李紅口中。

這毒藥很烈，李青、李紅服用過後，神情異常痛苦，臉色青紫。

陸晟喚來侍衛，交代了幾句。

侍衛會意，「是，一定放對地方。」